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# 序 篇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## 下一站天國

無數個下午與黃昏，我凝望餐桌對面的新聞人，聽他娓娓道來那些鮮為人知的新聞運作悲喜劇；晃眼間，兩小時、三小時過去。

我們選的地方都很寧靜，偶爾傳來刀叉匙碟清脆碰撞聲，刺不破對話的無奈、化不開鬱悶眼神，卻看透了隱密審查新境界。

他終於離職了，訪談中，他突然抬起頭說：「對不起，我捍衛不到。」然後，沉默良久。

堅強而看似豁達的她，最後說：「我不服氣。」斗大淚珠流到了唇邊。

他的語調，深沉如大海，平淡如日晡，說了一個笑話：「有些主管，體力上好辛苦，因為天天要搬龍門。」說完，他沒半絲笑意，神情一貫肅穆。

鏡頭一轉，眼前又是另一張臉龐。他們每一位，都是香港電子媒體的新聞工作者，由記者，到採訪主任，到主管級人物，總共69人。漫長的訪問，一對一的沉思，我想起日本電影《下一站·天國》的場景，靜默小屋中，每個人在輪迴轉世間，走向天堂地獄時，有數天光景，整理自己的回憶。

為他們整理回憶的人，也有很多一言難盡的往事。

有人不願回望，有人不肯忘記；有人背叛了自己，懵然不知；有人處之泰然，彷彿千帆過盡，已無力哀傷。

一位老記者說，也許他已妥協到一個地步，自己也不知道在自我審查：「不如你告訴我，我有甚麼做錯了，自己卻不知道。」

一位年輕記者說：「我不覺得自己是記者；我寫的，不是我學的新聞。」

訪談中，也有些笑聲。有位記者回想起，有一天，偶然間同事發現她在大學唸書時精采的採訪大作，她記起同事滿臉疑惑：「她問我，為何現時不拍這些故事？」

她哈哈大笑，響亮地說：「我好傷心啊，哈哈。」

有很多話要說，請讓我慢慢說。

## 請讓我慢慢說

路，不由自己選擇。

那是上世紀的事了。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人文館，梁偉賢老師的辦公室內。

他說，我首選的香港電台電視部實習名額已滿，TVB新聞部還有餘額，你去TVB實習吧！

TVB？拋頭露面？那時候，大學三年級暑期實習，選擇TVB的同學很少。我猶豫了一會，其實沒有其他選擇，也不太肯定自己喜歡做甚麼，就「是是但但」吧。

那一年，是1989年，實習期6月開始，正式踏入新聞採訪室工作觀察，是6月3日。

那一天，採訪室內，目睹坦克圍城、槍聲震耳、血跡斑斑；世界在崩潰，歷史在冷笑，新聞部在沸騰；那些電視新聞裏熟悉的臉孔，伏案疾書，奔走於剪接室，陷於瘋狂；稍為安靜的時刻，那些權威的記者盯著最新衛星影像，有人呆滯無語，有人淚流滿臉。

如果當年有「廢青」的稱號，我大概都是一個廢青。大學時，只想環遊世界，沒有「生涯規劃」，也沒有認真想過，路，如何走下去。

1989年6月3日，從那一刻起，我知道，沒有回頭路。

大學老師一個看似輕描淡寫的分配指令，我留在TVB新聞部，二十年。

從來不覺得自己有甚麼過人之處，總算遊歷過大半個地球，才發覺自己讀書不夠，要填補很多黑洞與空白；工作上，拿過好些新聞獎，都是團隊努力，都是時勢使然。當過時事節目主持，有舊同時曾經說，很懷念我當主持的年代，因為這位主持長相平庸、聲線平淡，毫無星味，成功令觀眾忘記了主持的存在，把焦點集中於他們的大作上，這確實是一大成就。

低著頭，走了好一段路。後來有一天，有點累，停步下來，回望四周，原來已經走得很遠。

## 審查時分

記者生涯，有很多經歷畢生難忘，足夠講一世：神戶地震塌樓的驚慄、科索沃戰場狙擊手的子彈、眾多無權無勢者的嚎號、每位平凡百姓向你敞開心扉的眼神、觸碰不為人知隱密真相的神聖一刻……

還有一種，無以名之，姑且叫審查時分，絕少對人講。

因為，每次軟弱都加添一分罪疚；每次妥協都直面自己的底線；每次不作為，都會質疑自身能力與勇氣。

第一次遇上「審查」，小事一樁，但記得很清楚。

當記者一兩年後，九十年代初，無大事的一天，我被分配重寫一則台灣新聞，乃當時李登輝總統談兩岸關係的演講。電視片段由台灣來，很完整，我只是重寫、略為縮短、配上粵語旁白而已。李登輝於演講中談大陸，原話用到「共匪」二字，少年的我太天真，

原文照剪輯；後來編輯走過來，硬生生要把李登輝說「共匪」那幾句刪去。「共匪」一詞，是當時國民黨政治語言的現實；況且，兩字不是記者說的，是李登輝的原話，那句更是重點；但編輯一鎚定音，身為小薯，無力爭辯。

那是我第一次，隱隱然觸碰那條無形界線。這叫審查嗎？當時沒有細想，但一直記在心頭。

又一次，也是九七回歸之前，理應百無禁忌，我在剪輯一個有歷史元素的專題故事，當中略提到「六四」，畫面找來了軍隊鎮壓場面，加插了兩三秒民眾呼喊「自由」的原聲。上級很緊張，全條片都沒問題，獨是那兩三秒「自由」要刪去，說是「無關主題」。我很疑惑，電視的專題故事，現場聲音很重要，平常題材，車聲人聲、風聲笛聲、開門關門聲，常常無關主題，我們也不放過；獨是呼喊自由那短短兩三秒聲音，金睛火眼，不容過關。

那時，我沒有爭辯。也許年少無知，也許不夠勇氣；也許明知改變不了，無謂起爭端，也許是說服了自己，以為妥協能換取日後更大的自主空間。

香港傳媒行家聚首，離不開的話題，正是種種奇特的新聞判斷、惹人疑竇的趨吉避凶行為。

有時會問自己，為何那些疑似審查時分，旁觀者看來，應該覺得無關痛癢，大家一直銘記？

原因很簡單，這是踏入醜惡世界的起步點，這是學校老師沒有告訴你的新聞暗角。審查時分，新聞原則面對殘酷現實，奮起反抗還是妥協自闔？夾縫中等待突破機會，你可能助紂為虐；轟轟烈烈瀟灑走一回，你可能粉身碎骨。隱密的操作，摻雜屈辱、權謀，直指人性弱點。

平淡的指令，暗藏殺機；久而久之，習慣了自我設限，訓練自己馴服。所謂審查，若隱若現，往往無形無跡，總有理由解釋；但當事人不可能不察，因為每個疑似審查時分，都伴隨內心交戰，日後矛盾愈來愈尖銳，憤怒鬱結糾纏；忘不了，放不下。

扭曲的世代中，審查時分，各行各業都存在，每種專業都面對，無人倖免。

以下，是在香港新聞行業，綜合各方耳聞目睹、道聽塗說的故事，只屬冰山一角，出現於不同年代、不同機構，可以說是疑似審查行為，也可以說是高超的操控伎倆，大家千萬不要對號入座：

- 「強力部門」送上認罪訪問，竟然由聽命的突發組負責「採訪」，政治組不知情，不得經手。
- 富豪與高官貪污案，壹報館高層下令，只可刊登高官相片，不能刊登富豪相片。
- 傳媒母公司集團開業績記者會，母公司公關擬定問題，要求屬下媒體記者照本宣科發問，採主乖乖從命。
- 一談CEPA、自由行，編輯必加「中央送大禮」字眼。自由貿易，香港一早奉行；做生意互惠互利，為何是「送大禮」？
- 記者報道或有偏頗，偏向建制派的，編輯們隻眼開隻眼閉；偏向民主派的，編輯會大興問罪之師。
- 敢言專欄作家的專欄被停了，編輯說「改版」，後來發現，原來是改一個人的版。

- 為了一個六四周年專輯，有主管打破慣例，跨越七級，直接「關心」記者。
- 一些政治立場傾向泛民的學者，一律不能訪問；一些政治立場傾向建制的學者、北京的法律專家等，則無任歡迎。
- 每逢內地有超大型活動，如奧運會、亞運會、人大政協開會，主管明言，減少報道敏感新聞，原因是人家「擺喜酒」。
- 有主管謂：不需要派「醒目」的記者駐北京。
- 記者想報道內地天災人禍、環境污染、民族問題，「無錢無資源」，不能採訪；報道「神舟太空船升空」、「一帶一路」、領導人外訪，忽然有錢有資源，篇幅愈長愈好。

種種新聞判斷，離奇古怪，最終，總是令有權有勢者獲得不成比例的話語權。這些行為，叫「審查」或「自我審查」嗎？如何理解此等未必有審查之名、卻有審查之實的行為？

有位傳播學師祖曾在一個新聞獎頒獎典禮上說：「香港業界的新聞獎，應考慮增設『最高境界馬屁獎』，候選人不缺。」大家都笑了，笑得有點悲悽。

今時今日，拍馬屁需要高超技巧，監控要神不知鬼不覺；一切隱藏於運作流程中，裝扮得客觀中立兼權威，一切「依法依規」，顯得理所當然。無為而無不為，境界之高，超凡脫俗。

當天遇過的「審查時分」，銘記於心，不敢或忘。不過，相對於今天同業們面對的日常，我當年的其他遭遇，只屬九牛一毛，不提也罷。



## 借來的時間

「借來的時間，借來的地方。」有關香港宿命，此句歷久不衰，翻查出處，1968年，長駐東亞與香港的澳洲籍記者 Richard Hughes 曾以此為書名，書寫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。不過，「借來的時間，借來的地方」不是他原創，Hughes 在書中特別鳴謝，此句出自韓素音 1959 年於《生活雜誌》(*Life Magazine*) 發表的一篇文章：

擠於強敵狗咬狗骨的爭鬥中，只有寸土的香港竟能與之共存，原因令人困惑費解，但香港取得輝煌成就，就在借來的時間、借來的地方。

不過韓素音提到，此句也非她原創，乃源自一位旅居香港、叫 Tom Wu 的上海商人。

香港從來都在夾縫中，當年逃難到香港的上海資本家，亂離中，洞察香港特質，感觸一句，流傳久遠，成為香江名句。

1997年，香港回歸中國，獲「一國兩制」保證與「五十年不變」的承諾；「借來的時間」，延長至 2047 年。

回歸前不久之 1995 年夏，《財富》雜誌封面以〈香港之死〉為題，<sup>2</sup> 預言九七回歸後香港大倒退，作者叫大家不要裝模作樣，沒有「明天會更好」；香港的命途，兩個字：It's over，「完蛋」。

<sup>1</sup> 英文原文：“Squeezed between giant antagonists crunching huge bones of contention, Hong Kong has achieved within its own narrow territories a co-existence which is baffling, infuriating, incomprehensible, and works splendidly—on borrowed time in a borrowed place.”

<sup>2</sup> 文章見：<https://goo.gl/pwr14H>。

當時，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樣，一笑置之。回歸以後，每逢周年紀念，香港的主旋律傳媒不忘重溫〈香港之死〉，借機揶揄一番，謂英殖美帝亡我之心不死，香港回歸祖國形勢大好，一國兩制充分落實云云。回歸十年時，《財富》更發文，承認「我們錯了」。<sup>3</sup>

韶光荏苒，轉眼回歸二十年，當天〈香港之死〉一文，預言逐漸成真。

搞清楚所謂「香港之死」，文章開宗明義，不是說經濟上完蛋，香港繼續是億萬富豪的樂園，一個「能賺很多錢的地方」。但隨著香港「變成北京的殖民地」、「變成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」，「以裙帶關係與貪腐方式管治」而「不再重視法治」，香港將變成「一潭死水」。

「英語將會凋零」、「倚賴廣東話與普通話」；北京的權力核心「將控制全部政府部門」、「立法會議員換上服從的人」、「選擇肯合作的法官」、「委任行政長官」，這些官員將會受到「數以百計由中共派到香港的黨官嚴密監督與指導」、「大阿哥馴服傳媒，逼令自我審查」。

還有其他預言，粗略看來，有七、八成應驗，相比廟街的相士先生或任何一屆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承諾要做的事，命中率都要高。

〈香港之死〉一文最錯的地方，是預計所有劇變在九七回歸一刻就出現。

回歸初年的中國政府，重視國際承諾，「韜光養晦」四字外交真言，常掛在口邊；中央積極示範「兩制」，中聯辦等駐港機構，在香港政事上幾乎隱形；畢竟，香港回歸事小，以香港為楷模向台灣示

---

<sup>3</sup> 文章見：<https://goo.gl/girwFJ>。

範一國兩制才是千秋大業；九十年代末，也是中國經濟改革攻堅期，國企改造需要大量外來的人才資金與技術，香港的「窗口」、「橋樑」地位穩固，仍是會生金蛋的鵝。

經濟奇跡下的中國，這幾年摸索了一條「經濟騰飛，政治鐵腕」的新道路。對香港，則強調「一國」之威權，貶「兩制」之自治。內地學者朱學勤形容，中國的改革開放，簡單而言，就是從「馬克思列寧主義」(Marx-Leninism) 轉變成「市場列寧主義」(Market-Leninism)，即是說，馬克思的平等均富烏托邦，變成了市場經濟，但「列寧主義」從來無變。「列寧主義」概括而言，就是堅決由黨管政府、黨管軍隊、黨管媒體；<sup>4</sup> 中國擁有全球最高的網絡防火牆，是全球網絡自由度最低的國家。<sup>5</sup>

借來的香港，其特質從來如是。孫中山南來學醫，選擇香港鼓吹革命是因為香港享有更大自由；<sup>6</sup> 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上海文人南遷香港，看不起香港如「野孩子」、受西方價值「奴化」，「地小人笨」；那為何要來呢，是因為小島的「自由空氣」「討人喜歡」。<sup>7</sup>

1949年江山易手，上海資本家急急轉移資產與機械，大江大海之間，只有香港一隅能成為避風港；數以百萬計難民，為逃避政治運動狂潮，翻山涉水，越過深圳河，來到獅子山下借來的地方，圖安身之所、覓自由之地。資本流動與資訊自由，造就香港成為金

---

<sup>4</sup> 朱學勤，2008。

<sup>5</sup> 2016年「自由之家」評中國為全世界網絡自由得分最低國家，網址：<https://goo.gl/zeK0i2>。

<sup>6</sup> 見孫中山之回憶錄《孫文學說》，1927：96。

<sup>7</sup> 楊彥歧，〈香港半年〉，1941；載於盧璋鑾所編之《香港的憂鬱：文人筆下的香港（1925-1941）》，1983：207-211。

融中心；貨物流動的自由，造就香港成為航運樞紐；言論表達自由，令香港成為「抗議之都」、成為外國傳媒窺探神州的大本營，六四燭光之海，近三十載以後仍在維園點亮。

經濟自由、資訊自由，從來都是香港特質，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，逐漸成為基本的核心價值。望向北方，是財雄勢大、精於管控傳媒的威權主義強國；回望香港，經濟上獨特地位漸降，管控的無形之手近在咫尺，喪鐘喚醒了香港「自由之魂」。<sup>8</sup>

威權管治與自由之魂，猶如兩塊碰撞的地殼板塊。地質研究，看岩層板塊碰撞之處；歷史詭譎轉折，也是看新舊秩序板塊撞擊之時。

回歸初年的平靜，已成過去。回歸二十年，板塊碰擊進入活躍期，真正的回歸到臨。

回歸二十年來，曾經承諾的民主政制遙遙無期，每年的回歸紀念日也是抗議日；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，反而隨時日消滅，低處未算低，人心未回歸，更似乎愈走愈遠。

我們考察地質，要遊走灘岸，尋覓頑石上微細的褶皺與紋理，細看沙礫晶體，觀察裂紋走向，從而推論斷層活動的故事。我們考察傳媒，也是觀察板塊碰擊交疊處，價值扭曲變形，原則遭擠壓破壞，看地獄之火竄升，荒唐異象燎原。

香港新聞媒體，處於板塊碰撞的斷層夾縫中，身處摩擦激盪前沿。研究新聞審查，不光是一個行業的事，也是我們處身時代的斷崖中，每個人似曾相識的掙扎故事。

---

<sup>8</sup> 方志恆等，2015。

## 六年

神劇《天與地》經典一幕，電台主管暴躁拍門，指罵下屬，阻止直播，節目主持不顧一切狂呼：「無錯！現在大家聽到的砰砰聲，就是強權與制度下的代表！在建制下的當權者，他們最恐懼的，就是他們管治的人不聽話……」

不對不對，不夠真實。

今時今日，強權的聲音，不會氣急敗壞，都很悅耳動聽，甚至笑容溫婉、和顏悅色。直接而激烈的對抗，幾乎不存在。

本書源自本人的博士研究論文，從新的「結構性審查」角度，看新聞審查新境界。書與論文的分別，主要在縮減了理論框架篇幅，減少學術詞彙，談到重要概念時增加例子，多說故事，務求簡明易讀。

工作了一段長時間，重回校園讀書，最大的優勢，是體會「理論與經驗結合」的實在，那些看似抽象的理論框架，結合實際經驗觀之，不再離地，原來皆言之有物，能夠解開工作期間積累的種種疑竇。

我算是比較幸運，因為決定讀博士課程前，已確定要研究「審查新境界」。我不是為了讀博士而去找研究來做，而是為了研究「新聞審查」而唸博士。一唸六年。

另一個幸運之處，我毋須像其他同學一樣，因為助學金、住宿、生活費等問題，而要盡快畢業。我預留時間，給自己慢慢來，寫一篇文，用上幾年時間，似乎很奢侈。

感謝指導老師們——蘇鑰機教授、李立峯教授及陳韜文教授多年來指導，建議各種方向，開啟了一道又一道知識大門。最後階

段寫論文，教授們一直忠告，需要非常專注，放下雜務，而且要極有紀律，每天若能逼自己寫兩頁紙，連續半年，就完事了。

最後寫作階段，我用了一整年。

這一年，把心一橫，五時多就起床，等待黎明，寂然的城市，泛黃燈光下衝刺一輪，還只是早上七時多，頓覺一天平白多賺了兩小時。

早起而不損健康，還要精神奕奕，當然要早睡。反正晚上的時間甚多煩擾，時間不好用，腦袋亦難集中，索性每晚十時多入睡，就能每天保持六、七小時睡眠。要令習慣持續可行，需要更大決心：減少晚間應酬，不追劇，關電視，關電話。當然還有家人配合。

時間挪移轉換，晚上的瑣碎時間，換成難得寧靜的晨曦光影，盡用腦袋睡眠修復後最靈巧的時刻，不單賺得了時間，還找到自己的節奏，開啟小宇宙，終於，大功告成。

本書主要分五個篇章，〈破篇〉首先打破迷思，摘下「專業」、「客觀」、「中立」等光環，指出運作慣性、機構權力等常為人忽略的操控渠道。〈立篇〉闡述研究主要發現：新聞審查的二十道陰影，二十種潛藏於機構運作中的「結構性審查行徑」。〈案例篇〉用「佔領運動」及「中國採訪」作案例，詳述如何具體運用「結構性審查行徑」分析新聞運作。〈逆流篇〉講述機構權力架構中，誰主浮沉，體制中人如激流中的點滴浪花，有沒有抗衡的可能。〈結語篇〉再釋「自我審查」、「結構性審查」、「客觀」、「中立」之義。

研究範圍雖然只及香港廣播媒體，但「結構性審查」概念，能套用於其他媒體，甚至其他專業。

你可視本書歸納的種種「結構性審查行徑」，為傳媒自闢路線圖、審查利器一覽表、暗渡陳倉新境界。

你可視本書為一本故事書，一個又一個於洪流中奮力掙扎向上游的故事，一個又一個理想磨滅的故事，一個又一個明明會飛、卻已不懂拍翼的故事。

一個大言不慚的卑微希望——盼這本書，能為香港新聞行業的掙扎，留一點註腳。

這是本人迄今所出版最重要的一本書。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